

· 研究报告 ·

浅议“刺之微，在速迟”

罗志辉, 王昆秀, 陈子琴, 陈佳, 张艳琳, 陈贝, 周婷, 顾骁磊, 李崇立, 陈松

(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针灸治未病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武汉 430061)

摘要: “刺之微，在速迟”后人多理解为“徐疾之意”，但经考究其中别有深意。通过对相关经典文献考读，从字义演变、行文结构和临床操作等角度分析“刺之微，在速迟”一句中“速迟”与“数迟”的异同和其内在联系。同时，对“数迟”内涵作适当延伸，说明“数迟”贯穿了候气、辨气、守气的针刺调气全过程，并阐述其在脉诊、治神和守机3个针刺操作核心环节中的运用，明确其分层“得气”以及诊疗一体性的操作特点，在临床治疗中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 黄帝内经；速迟；补泻；治神；守机

基金资助: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No.国中医药人教函〔2018〕284号），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No.鄂青联发〔2020〕1号），湖北中医名师工作室项目（No.鄂卫生计生通报〔2018〕15号）

Discussion of ‘the Su Chi method in the manipulation of acupunc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LUO Zhi-hui, WANG Kun-xiu, CHEN Zi-qin, CHEN Jia, ZHANG Yan-lin, CHEN Bei, ZHOU Ting, GU Xiao-lei, LI Chong-li, CHEN Song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Orthopedics,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Preventive Treatment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Hu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Wuhan 430061, China)






Abstract: ‘The Su Chi method in the manipulation of acupunc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mostly understood by later generations as ‘the meaning of rapid-slow’, however, it has a profound meaning after investigation.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and reading of related classic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u Chi’ and ‘Shuo Chi’ in the sentence ‘the Su Chi method in the manipulation of acupunc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d mea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riting and the clinical 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notation of ‘Shuo Chi’ is appropriately extended to show that ‘Shuo Chi’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acupuncture and regulating qi of waiting for qi, distinguishing qi, and keeping qi, and expounds its use in pulse diagnosis, treatment of the mind and keeping qi. The use of the three core links of acupuncture operations to clarify its hierarchical ‘De Qi’ and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Rapid-slow;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method; Treatment of mind; Keeping qi

Funding: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Project of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Thousands’ Tal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 [2018] 284), Hubei Youth Talent Development Project (No. [2020] 1), Hub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ster Studio Project (No. [2018] 15)

“刺之微，在速迟”语出《灵枢·九针十二原》，《灵枢·小针解》解释为“徐疾之意也”；《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1]29}也说“但刺之微妙，在于速迟，速迟者，即用针有徐疾之意也”。故现行通用规划教材《针灸医籍选读》^[2]将“速迟”理解成快、慢两个相反含义的名词，形成徐疾补泻手法。对于本句解释已无太大争议，但“刺之微”对行针补泻的内涵界定可以延伸。结合文中意境及临床体会，作以下探讨。

字义衍生

《灵枢·小针解》中“速迟”作“数迟”^{[1]29}。数，繁体字为数，造字本义为列举过错，加以惩罚。数在金文中写作，表示教训并体罚小孩。诅楚文中书写成，也表示责骂和体罚，只是受罚对象不同。篆文与繁体字的字形已无太大区别。其中，表示双层，后引申为“多层”；有持物击打之义，后引申为“点算”。所以，“数”既有逐层清点的含义，又可作副词

通讯作者：陈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188号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邮编：430061，电话：027-68889001
E-mail: 362573836@qq.com

表示“多次”。如《说文解字》载:“数,计也。从支,娄声”^{[3]48},《康熙字典》载:“【周禮·天官·小宰】掌官常以治數。【註】治數,每事多少異也”^{[4]475},《史记·项羽本纪》曰:“范增数目项王”^[5]。迟,繁体字做遲,《说文解字》曰:“迟,徐行也”^{[3]80},《康熙字典》载:“【廣韻】久也,緩也”^{[4]264},故《诗·邶风·谷风》中有“行道迟迟,心中有违”,《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载:“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综上可知,“速迟”与“数迟”中“迟”均表示缓慢之义,但与“速”联用,重在说明补泻手法中的快慢变化;与“数”一起,可突出说明补泻手法对层次性的要求,即针刺中需要分层、反复进行。如针尖透皮后,医者缓缓进针,如病蚕食叶,逐层体察针尖之处是否气至,并反复进退,避免“精泄”和“致气”。

《黄帝内经》小议

《灵枢·九针十二原》文中“刺之微”一句前后论述的是针刺守神和守机的重要性,并强调气机转瞬即逝和难以把控的特点,需“迎之随之,以意和之”。而《灵枢·小针解》中也似乎在明确“候气”“辨气”再到“守气”的诊治过程,这个过程中“气”的体察是核心。如“要与之期者,知气之可取之时也”“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空中之机,清静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等,都反复强调知“气”的重要性。故近代有医家认为^[6],“速迟”解释不仅指行针快慢等有形外在表现,当包括察气之往来和辨气之迎随。当经气未至时,候气法的操作核心就在于“徐”,在于将腧穴纵向分层,有时为了不错过某一个位点的气感,需要进退反复体察。正如《灵枢·五乱》所言:“徐入徐出,谓之导气”。通过缓慢的进退操作以察气至;当经气已至,则需医者凝神分辨“邪气”与“谷气”,并通过守气法使经气持续以增强疗效^[7],这也是“数迟”。说明“数迟”的操作贯穿候气和调气的全过程。调气是目的,气调是取效的结果^[8]。因此,作为针刺之要,可以延伸出“数迟”的内涵。

临床运用

1. 针刺须明病之所在 对于《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未睹其疾,恶知其原”,《灵枢·小针解》解释为:“未睹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经之疾也。恶知其原者,先知何经之病所取之处也”,而后“刺之微,在速迟”,也起到解释作用。结合本篇后言及“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可从脉诊角度理解“数迟”之意。如赵京生等^[9]认为,脉诊是针刺施术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脉象的不同决定了针刺的深度、速度以及留针时间;高树中^[10]则将此处解释成脉象之数迟,即根据脉象选择合适的针刺手法。但脉象不仅有快慢之别,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的凭脉刺法,以“缓、急、滑、涩、大、小”六变之脉分而治之,说明诊脉时需凝神

静气,细心收集指下每层脉象,以明其标本而后治之。正如温病大家赵绍琴在论脉所言:“测脉定位当以浮、中、按、沉四部区分,以更好定表里,定功能与实质”^[11]。“数”言其诊脉可反复多次,又有逐层探查之意;“迟”言其操作需由浅入深,徐徐加力,务必做到对疾病的定性和定位。笔者发现,阴阳气血不足之人,气感较差,脉象也不够清晰,如适度调气,当脉象充盈,指下明了,可再行补泻。即通过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对后续治疗作随时调整,这充分体现针刺诊疗一体的操作特点。

2. 针刺中治神以候气 “数迟”是“守神”“治神”的外在表现。《周易·说卦》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12]432}。

“神”在针灸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又言“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开篇即言:

“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可见,作为人体最高级别的综合精神表现,“治神”在针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辛陈等^[13]认为治神是医者针刺过程中心流的一种具体体现;赵京生^[14]指出这是用针者进行针刺时应具有的一种精神状态要求;王峰等^[15]认为只有在针刺过程中强调“神”与“气”之间的融合,《黄帝内经》里提到的针灸效应和禁忌才有意义。总的来说,“神”不仅是医生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包括医者通过指下针感与患者的精神交流,对医学的一种包容和虚心的态度,以及与自然万物之间沟通的能力^[16]。而“速迟”是医者通往“神治”的重要桥梁。只有在治神的同时配合轻柔平和的操作手法,使针、气、神三者结合共调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17]。如果医者将意念集中于针下,在揣摩穴位、体察经气的过程中还加有速度快慢的变化,将无法收集到各层次完整的针感信息,也就不能做到“知其往来,要与之期”。临床多见术者不辨经气就提插捻转补泻或不补泻,这不仅无法做到治神以候气,还容易给患者造成心理恐惧,导致紧张,甚至影响来往“徐和”的“谷气”。

3. 得气后守机以调之 《素问·宝命全形论》言:“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针刺得气后,下一步便是谨守气机,勿令散失。

“治神”是为“守机”提供充分准备,“守机”则通过适度提插捻转针体来实现,这是一个动态的表现,有时这种针体运动可能很轻微,但都离不开医患双方的意念活动和医生手下控制。如捏持针柄,仅着意于针尖,此时患者会得到轻柔舒适的得气感,更有利于诱发循经感传,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提插捻转等针刺手法产生酸麻重胀等针感就能产生补泻效应。不同的腧穴会受到季节、温度和患者身体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通过揣穴来精确确定腧穴^[18]。而穴位也并非体表平面上的点,而是一个立体的点,所以针刺中应该强调的是针尖所到达的具体

层次,这才是针刺“守机”的最佳部位^[19],即“机之动,不离其空”。另外,为达到最佳补泻效应,能产生得气感的深度要与针尖应所到达的深度相区别。得气的层次并不是唯一的,可能针在皮毛却得气在筋骨,而选取适度的得气感才能做到气至。唯有针尖缓慢的进出移动才能体会皮下各层次之间的细微差别,并根据治疗目的作出微小调整,以获得所需要的得气效应。因此,笔者认为“揣穴”应当贯穿针刺治疗的全程,也应该包括进针后通过针具去体察腧穴。《周易·系辞下》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12]424}。《灵枢·官针》载:“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痛;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所以针刺的强度和深度并不是与疗效成正比,更不能说针感越强,补泻效应越好。若在刺入后经气未至,可利用拇指轻微向前捻转催气以诱发经气感传,但要是幅度过大,又容易导致滞针和滞气。只有在动静消息间凝神体会和精确微调,方能真正做到候气守气。因此,知“气”守机当知“数迟”。

小结

补泻和手法两者不能混谈。补泻强调的是治疗原则、针刺效应和治疗效果的综合体现;手法多指形式,是达到补泻效应的工具,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后人多遵《灵枢·小针解》及《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将速迟理解为“徐疾之意”,以解释说明针刺补泻手法关键在于行针快慢的变化。纵观《黄帝内经》,论述具体补泻手法较少,讲述针刺治神守神则较多,故现代有医家^[13]提出“意气针灸疗法”,当是《黄帝内经》针刺技术的精髓。如腕踝针和浮针等并不强调针感和补泻手法,属于隐性气至,也能产生疗效。针刺手法应该是一个复合的操作过程,既包括术者运针在三维空间里多角度的动作组合,又包含医者对人体气血运行、疾病状态的把控,属内在无形之道^[6]。所以,若将对“速迟”的理解延伸出“数迟”,则更能体现针刺操作中脉诊、治神、守机等分层的特点,如在烧山火、透天凉等操作中融入意念,体现

手法的诊疗一体性,而不是单纯速度快慢的变化上,也许更加符合《黄帝内经》刺法的要旨。

参考文献

- [1] 明·马蒨.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孙国中,方向红,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2] 常小荣.针灸医籍选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5
- [3] 汉·许慎.说文解字.徐铉,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4] 中华书局编辑部.康熙字典(检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0
- [5] 汉·司马迁.史记.逯宏,校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7:106
- [6] 张园园,甘霖,林咸明.高镇五教授“速迟刺法”经验撷菁.中国针灸,2020,40(11):1229-1231
- [7] 王荃,曾永蕾.论针刺“守神”与“守气”.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0,19(2):36-37
- [8] 高云云,唐巍.从“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论提高针刺疗效的关键因素.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39(6):44-46
- [9] 赵京生,史欣德.针灸与脉诊之关系初探.江苏中医药,1990,11(6):19-21
- [10] 高树中.“刺之微,在速迟”刍议.江西中医药,1995,26(2):42
- [11] 陈彤云.燕山医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9
- [12] 金永,译解.周易.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 [13] 辛陈,裴丽霞,耿昊,等.针灸治神与心流理论关系初探.中国针灸,2020,40(9):1003-1005
- [14] 赵京生.针灸关键概念术语考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62
- [15] 王峰,秦玉革,秦玉恒,等.《内经》意气针灸疗法和提插捻转治神的联系.中国针灸,2016,36(3):274-278
- [16] 姜青松,王庆其.从“三才”视角谈针灸临床中的治神原则.中国针灸,2016,36(10):1009-1012
- [17] 赵连廷.谈《内经》中的“治神”在针刺治病中的主要作用.中国气功,1997(11):7-12
- [18] 谢丁一,陈日新.“阿是之法”是腧穴精准定位之法.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2):602-604
- [19] 凌建维.谈谈针刺的“深浅在志”.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3):792-794

(收稿日期:2020年10月24日)